

祖孙俩
◎袁德君

东流不尽秦时水

◎袁金泉

水润万物,利泽天下。
然而,两千多年前,岷江之水常常泛滥成灾,芸芸众生深受其害,水为众人所“恶”。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如何让水如老子所言“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没有被泛滥不羁的岷江水吓倒,而是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因势利导,烧山开路、筑堤分水、挖渠导洪,建设了千秋伟业的都江堰,让这原本肆虐的水患变成了润泽万物的生命源泉,从此,川西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在都江堰,有一座桥,它不仅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一部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书卷,那便是南桥。

远远望去,南桥宛如一条蛰伏在岷江上的巨龙,气势恢宏;又如一道彩虹,鲜艳明亮。这是一座桥面上有桥顶的廊桥,走上南桥,抬头望去,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廊顶的彩绘绚丽夺目,每一处细节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楠木梁悬着“天府之源”的匾额,水珠垂落如银线,织就一帘流动的经卷。那些镌刻在廊柱上的楹联,或行云流水,或古朴厚重,翰墨风雅,才情四溢,古韵悠长。

廊柱上那副“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的楹联让人浮想联翩。那滔滔不绝的江水从秦时流淌至今,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不仅将都江堰的历史底蕴娓娓道来,还指向都江堰的西岸,那里有一座纪念李冰及其子二郎的二王庙。他们的治水功绩泽被后世,成为都江堰不朽的传奇。透过廊柱之间的空间,奔腾的岷江水尽收眼底。江水滔滔,浪花飞溅,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我仿佛听到了李冰父子指挥民众治水的号子声。“八百里秦川归稼穡;两千年古堰焕青春。”如今,都江堰,这座历经

两千多年岁月洗礼的古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不远处就是“离堆”。拾级而上,抬头望见“伏龙观”匾额,三个金字在阳光下游动,仿佛李冰父子当年降服的孽龙,终究被驯成了笔走龙蛇的墨痕。登上伏龙观,从铜香炉里升起的缕缕烟雾中仿佛传来都江堰两千年的絮语,是竹筒上“深淘滩,低作堰”的叮咛,还是玉垒山壁间铜斧凿击山岩,山体“离堆”时的清响,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川西第一奇功”的匾额是为谁而书。但见宝瓶口正吞吐着雪浪,将从前方鱼嘴分流而来的江水纳入怀中,送向远方。水到离堆,犹自用漩涡临摹着古人的墨线,把泥沙甩到飞沙堰,李冰用智慧在岩壁上写满治水的密码。我想,来到都江堰的水,一定流淌的是“李冰”们改造自然、造福苍生的壮志豪情。

穿过金刚堤栈道来到都江堰的鱼嘴堤坝上,仿若站在了历史与自然的交汇点。眼前,岷江之水浩浩荡荡,自天际奔腾而来。这水,是从远古奔涌至今的时光洪流,裹挟着岁月的风尘与沧桑。它不是一湾平静的湖水,温顺地倒映着天光云影;也不是一条潺潺的小溪,在山间自在低吟低唱。它是有脾气、有力量的,带着千钧之势,一往无前。

岷江水体激流勇湍的声音令我们的神经亢奋地激昂起来。上四年级的外孙尤其兴奋,沿着江岸堤坝,我们走上安澜索桥,外孙也跟着前面的游人晃动起来,瞬间,桥面似乎随浪起伏,恍若卧波的琴弦,给了外孙无限的想象力,他对我说:“外公,听,江水里有琴声!”我的想象力也得到了扩张,我想,江水撞击桥墩的轰鸣应该是散音吧,深沉浑厚,有勇士奔赴沙场的铿锵;细浪摩挲卵石的碎响就是泛音,蜻蜓点水,如天外之声;而

江风掠过岸边竹梢的轻吟则是按音,婉转抒情,清脆高远。一群白鹭掠过江面,恍若李冰广袖间抖落的玉屑。泛音如天、散音如地、按音如人,此时方知,都江堰的水声原是光阴的涟漪,是青铜与江流的对话,是治水者与天地订立的“天地人”永恒的契约。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水的盛大狂欢,雄浑而有力,如黄钟大吕般奏响历史的强音。都江堰不就是“天地人”合一的人间奇迹吗?

过了安澜索桥,可以登山到都江堰秦堰楼上远眺都江堰全景。妻子做过膝关节手术,不便登山。两个50岁开外的抬滑竿的师傅似乎从地里钻了出来,热情招呼。经不住两人的劝说,我还是花了180元让他们抬着妻子登上秦堰楼。妻子说,给200元吧,登山不容易。两个师傅连声道谢,看他们满脸喜悦,想必在心中还会默默感谢李冰、感谢这个时代吧!

登上秦堰楼,川西的风携着大江的水汽轻轻拂过脸颊。但见岷江与青衣江交汇而来,蜿蜒曲折,江面水雾缭绕,远处山峰叠嶂。顺着水流望去,江水通过“鱼嘴”在“宝瓶口”被精准地约束、分流。水不再是肆意妄为的猛兽,而是温顺的使者,带着生命的滋养,流向远方。此时此刻,我仿佛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繁荣昌盛的根基。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江水,滋养着天府之国的每一寸土地,孕育出灿烂的农耕文明。它所到之处应该是稻穗摇曳、蔬果飘香吧。那潺潺的流水声都是岁月的诉说,它诉说着古往今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水相依相存的故事。

“东流不尽秦时水,八百里秦川归稼穡。”后人又撰了一联。我沉醉在这看水听水的时光里,感受着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心灵也在这水的洗礼下变得愈发澄澈、宁静。

冬日小镇

◎王海波

玉兰
一瓣

车窗上结着薄薄的霜花,像一幅天然的冰雕画。随着车子驶离市区,路边的白桦林渐渐密集起来,笔直的树干上落满了积雪,宛如披着白纱的俄罗斯少女。下了车,导游到窗口拿“护照”。其实,这“护照”相当于景点门票。

小镇的轮廓在傍晚的暮色中若隐若现,街道旁的木房子错落排列,像是从童话中搬来,尖尖的屋顶仿佛直插云霄的利剑,又似待放的花苞,在蓝天的映衬下勾勒出别样的天际线。墙体被刷成明艳的色彩,暖黄、淡绿、浅蓝,在日光的轻抚下焕发出迷人的光泽。我的棉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踩雪的情景。

哈尔滨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是俄式风情极浓的旅游休闲小镇,占地总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其内部的18栋建筑均属于省级不可移动文物,这里曾是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休闲度假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建筑中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走进漫时光咖啡屋,木质的吧台上摆着铜制的咖啡壶,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伸手抚摸那漆面,虽有斑驳,却也能感受到当年工匠的用心,指尖摩挲间似能看见他们挥毫泼墨、精心雕琢的模样。我点了一杯咖啡,甜涩的味道在舌尖绽放。转过一个街角,一阵浓郁的香气飘来,面前是俄罗斯大列巴体验馆。老板娘红扑扑的脸颊上挂着和蔼的笑容,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招呼我:“来尝尝刚出炉的大列巴,热乎着呢!”我接过面包,外皮酥脆,内里松软,还带着淡淡的酸味,这是传统俄罗斯黑麦面包特有的风味。

在我看来,哈尔滨悠悠岁月里藏着一座从异域飘来的俄罗斯小镇,每一根梁、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镌刻着独属于曾经的浪漫。栅栏门“吱呀”轻响,脚下的石子路被打磨得圆润,带着丝丝凉意透过鞋底传递到心间。俯身轻触,那粗糙的纹理是光阴留下的吻痕,每一道沟壑里都有着马车疾驰而过的哒哒声。沿着蜿蜒的小径漫步,到了瓦西里的家,我轻轻推开门,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在瓦西里家里能感受到俄罗斯特有的生活方式,炉火旁烤制美食,分享家常故事,欣赏星空下俄罗斯民谣。隔壁是列娜的杂货店,浓郁的桦木香扑面而来,店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和特色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的套娃整齐排列,每一个都画工精致、色彩明艳。拿起一个套娃,指尖滑过那细腻的漆面,端详着娃娃们可爱的脸庞,仿佛能窥探到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灵魂深处,体味到创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执着追求。

店与店间花草肆意生长,一架秋千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绳索上的纹理摩挲着手心,热情地邀请我落座。坐上去轻轻摇晃,风声在耳畔低语,听见嬉笑的孩子们打闹,领略俄罗斯家庭围坐在一起野餐的温馨画面。1898西餐厅对面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那旋律欢快又带着一丝怀旧,顺着风的方向寻去,只见一个俄罗斯姑娘坐在长椅上,闭眼沉醉演奏。那乐声好似一股清泉,流淌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静静伫立,聆听这跨越国界与时空的音符,时间就在此刻定格,尘世的喧嚣被远远抛却,只留下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感动。

在俄罗斯风情小镇,我触摸它的历史与文化的交融,每一次触碰,都是与过去的对话;每一次凝视,都是与美好不期而遇。当我转身离去,小镇的一切都化作一抹温柔的记忆,镶嵌在我的灵魂里,熠熠生辉。

回到旅馆,我推开窗户,让清冷的空气涌入房间。白天遇见的那些面孔:列巴工坊的老板娘、咖啡屋的年轻人、阿廖娜家的姑娘,他们的笑容都那么温暖,使这个异国风情小镇有了家的温度。至夜,哈尔滨下雪了,窗外传来簌簌的落雪声。我又想起被雪覆盖的这座俄罗斯风情小镇,一定美丽极了,它像一颗镶嵌在哈尔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在时光的长河中静静深流。